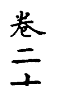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魏志 卷二十三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魏志卷二十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桓階　陳羣子泰　陳矯　徐宣　衛臻　盧毓

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魏書曰階祖父超父勝皆歷典州郡勝為尚書著名南方仕郡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還鄉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冒難詣表乞堅喪表義而與之

後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表舉州以應紹階說其太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桓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袁氏反此而劉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宜與之同也羨曰然則何向而可階曰曹公雖弱仗義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討有罪孰敢不服今若舉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而為之內應不亦可乎羨曰善乃舉長沙及旁三郡以拒表遣使詣太祖太祖大悅會

紹與太祖連戰軍未得南而表急攻羨羨病死城陷階遂自匿久之劉表辟為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自陳已結婚拒而不受因辭疾告退太祖定荆州聞其為張羨謀也異之辟為丞相掾主簿遷趙郡太守魏國初建為虎賁中郎將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階數陳文帝德優齒長宜為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魏書稱階諫曰今太子位冠羣子名昭海內仁聖達節天下莫不聞而大王甫以植而問臣臣誠惑之於是太祖知階篤於守正深益重焉又毛玠徐奕以剛蹇少黨而為西曹

掾丁儀所不善儀屢言其短賴階左右以自全保其將
順匡救多此類也遷尚書典選舉曹仁為關羽所圍太
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問羣下羣下皆
謂王不亟行今敗矣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為足以料事
勢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曰不然則何為自往
曰吾恐虜衆多而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
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為之勢也夫居萬死
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彊救大王案六軍

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駐軍於摩陂賊遂退文帝踐阼遷尚書令封高鄉亭侯加侍中階疾病帝自臨省謂曰吾方託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於卿勉之徙封安樂鄉侯邑六百戸又賜階三子爵關内侯祐以嗣子不封病卒又追贈關内侯後階疾篤遣使者即拜太常薨帝為之流涕謚曰貞侯子嘉嗣以階弟纂為散騎侍郎賜爵關内侯嘉尚升遷亭公主會嘉平中以樂安太守與吴戰於東關軍敗没謚曰壯侯子翊

嗣世語曰階孫陵字元嶽有名於晉武帝世至滎陽太守卒

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諶皆有盛名寔字仲弓紀字元方諶字季方魏書曰寔德冠當時紀諶並名重於世寔為太丘長遭黨錮隱居荆山遠近宗師之靈帝崩何進輔政引用天下名士徵寔欲以為參軍以老病遂不屈節諶為司空掾早卒紀歷位平原相侍中大鴻臚著書數十篇世謂之陳子寔之亡也司空荀爽太僕令韓融並制緦麻執子孫禮四方至者車數千乘自太原郭泰等無不造門傅子曰寔亡天下致弔會其葬者三萬人制縗麻者以百數先賢行狀曰大將軍何進遣屬弔祠謚曰文範先生于時寔紀高名並著而諶又配之世號曰三君每宰府辟命率皆同時羔鴈成羣丞掾交至豫州百姓皆圖畫寔紀諶之形象羣為兒時寔常奇異之

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為紀拜由是顯名劉備臨豫州辟羣為别駕時陶謙病死徐州迎備備欲往羣說備曰袁術尚彊今東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備遂東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備軍備恨不用羣言舉茂才除柘令不行隨紀避難徐州屬呂布破太祖辟羣為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樂安王模下邳周逵者太祖辟之羣

封還教以為模達穢德終必敗太祖不聽後模達皆坐姦宄誅太祖以謝羣羣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太祖皆用之後吳人叛乾忠義死難矯遂為名臣世以羣為知人除蕭贊長平令父卒去官後以司徒掾舉髙第為治書侍御史轉參丞相軍事魏國既建遷為御史中丞時太祖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為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紀以為漢

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毁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

生足以相貿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羣議同王朗及議者多以為未可行太祖深善繇羣言以軍事未罷顧衆議故且寢羣轉為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莫雅仗名義不以非道假人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禮常歎曰自吾有回門人日以親及即王位封羣昌武亭侯徙為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羣所建也及踐阼遷尚書僕射加侍中徙尚書令進爵潁鄉侯帝征孫權

至廣陵使羣領中領軍帝還假節都督水軍還許昌以羣為鎮軍大將軍領中護軍録尚書事帝寢疾羣與曹真司馬宣王等並受遺詔輔政明帝即位進封潁陰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三百户與征東大將軍曹休中軍大將軍曹真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開府頃之為司空故録尚書事是時帝初莅政羣上疏曰詩稱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道自近始而化洽於天下自喪亂已來干戈未戢百姓不識

王教之本懼其陵遲已甚陛下當盛魏之隆荷二祖之業天下想望至治唯有以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則兆民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讎黨有讎黨則毁譽無端毁譽無端則真偽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絶其源流太和中曹真表欲數道伐蜀從斜谷入羣以為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

不熟慮也帝從羣議真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
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會霖
雨積日羣又以為宜詔真還帝從之後皇女淑薨追封
謚平原懿公主羣上疏曰長短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
制禮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脩之儉嬴博有不
歸之魂夫大人動合天地垂之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動
為師表故也八歲下殤禮所不備況未朞月而以成人
禮送之加為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来未有

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下抑割無益有
損之事但悉聽羣臣送葬乞車駕不行此萬國之至望
也聞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宮上下皆悉俱東舉
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於便處移殿
舍或不知何故臣以為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
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
皆可權時分止可無舉宮暴露野次廢損盛節蠶農之
要又賊地聞之以為大衰加所煩費不可計量且由吉

士賢人當盛衰處安危秉道信命非徙其家以寧鄉邑從其風化無恐懼之心況乃帝王萬國之主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擾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帝不聽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臣松之案漢書地理志云元始二年天下戶口最盛汝南郡為大郡有三十餘萬戶則文景之時不能如是多也案晉太康三年地記晉戶有三百七十七萬吳蜀戶不能居半以此言之魏雖始承喪亂方晉亦當無乃大殊長文之言於是為過加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

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且吳蜀未滅社稷不安宜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以待之今舍此急而先宮室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答曰王者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耳豈可復興役耶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

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孫盛曰周禮天子之宮有斲礲之制然質文之飾與時推移漢承周秦之弊宜敦簡約之化而何崇飾宮室示侈後嗣此乃武帝千門萬戶所以大興豈無所復增之謂邪況乃魏氏方有吳蜀之難四海惟塗炭之艱而述蕭何之過議以為令軌豈不惑於大道而昧得失之辨哉使百代之君眩於奢侈之中何之由矣詩云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其斯之謂乎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

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盖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初太祖時劉廙坐弟與魏諷謀反當誅羣言之太祖太祖曰廙名臣也吾亦欲赦之乃復位廙深德羣羣曰夫議刑為國非為私也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弘博不伐皆此類也青龍四年薨謚曰靖侯子泰嗣帝追思羣功德分羣戶邑封一子列侯魏書曰羣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

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為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怒而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也豈非所謂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者歟答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仁者愛人施於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忠孝者其本一也故仁愛之至者君親有過諫而不入求之反覆不得已而言不忍宣也今為人臣見人主失道直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

泰字玄伯青龍中除散騎侍郎正始中徙游擊將軍為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匈奴婢泰皆

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以還之嘉平初代郭淮為雍州刺史加奮威將軍蜀大將軍姜維率衆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等寇偪諸郡征西將軍郭淮與泰謀所以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從泰計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

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絶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勅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欲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可并取維不惟安等而已淮善其策進率諸軍軍洮水維懼遁走安等孤縣遂皆降淮甍泰代為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凉諸軍事後年雍州刺史王經白泰云姜維夏侯霸欲三道向祁山石營金城求進兵為翅使凉州

軍至枹罕討蜀護軍向祁山泰量賊勢終不能三道且兵勢惡分涼州未宜越境報經審其定問知所趣向須東西勢合乃進時維等數將萬人至枹罕趣狄道泰勑經進屯狄道須軍到乃規取之泰進軍陳倉會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賊戰不利經輒渡洮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並遣五營在前泰率諸軍繼之經已與維戰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維乘勝圍狄道泰軍上邽分兵守要晨夜進前鄧艾胡奮王祕亦到

即與艾祕等分為三軍進到隴西艾等以為王經精卒破衂於西賊衆大盛乘勝之兵既不可當而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將士失氣隴右傾蕩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其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今隴右之害過於蝮蛇狄道之地非徒不守之謂姜維之兵是所辟之鋒不如割險自保觀釁待斃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

當高壁深壘挫其鋭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走破王經封之狄道若維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維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鋭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云脩櫓轒轀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維之詭謀倉卒所辦縣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内今乘高

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此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者至皆憤踊維始謂官救兵當須衆集乃發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謀上下震懼自軍之發隴西也以山道深險賊必設伏泰詭從南道維果三日施伏臣松之案此傳云謂救兵當須衆集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上下震懼此則救至出於不意若不知救至何故伏兵深險乃經三日乎設伏相伺非不知之謂此皆語之不通也定軍潛行卒出其南維乃緣山突至泰與交戰

維退還涼州軍從金城南至沃于阪泰與經共密期當共向其還路維等聞之遂遁城中將士得出經歎曰糧不至旬向不應機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並治城壘還屯上邽初泰聞經見圍以州軍將士素皆一心加得保城非維所能卒傾表上進軍晨夜速到還衆議以經奔北城不足自固維若斷涼州之道兼四郡民夷據關隴之險敢能沒經軍而屠隴右宜須大兵四集乃致攻討大將軍司馬文王曰

昔諸葛亮常有此志卒亦不能事大謀遠非維所任也
且城非倉卒所拔而糧少為急征西速救得上策矣泰
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白上事驛
書不過六百里司馬文王語荀顗曰玄伯沈勇能斷荷
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
辦賊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後徵泰為尚書右僕射
典選舉加侍中光禄大夫吳大將孫峻出淮泗以泰為
鎮軍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詔徐州監軍已下受

泰節度峻退軍還轉為左僕射諸葛誕作亂壽春司馬文王率六軍軍丘頭泰總署行臺司馬景王文王皆與泰親友及沛國武陔亦與泰善文王問陔曰玄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為巳任者不如也明統簡至立功立事過之泰前後以功增邑二千六百戶賜子弟一人亭侯二人關内侯景元元年薨追贈司空謚曰穆侯干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名之顗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内外咸共逼之垂涕而

入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不更言魏氏春秋曰帝之崩也太傅司馬孚尚書右僕射陳泰枕帝尸於股號哭盡哀時大將軍入于禁中泰見之悲慟大將軍亦對之泣謂曰玄伯其如我何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大將軍久之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歐血薨臣松之按本傳泰不為太常未詳干寶所由知之孫盛改易泰言雖為小勝然檢盛言諸所改易皆非別有異聞率更自以意制多不如舊凡記言之體當使若出其口辭勝而違實固君子所不取況復不勝而徒長虛妄哉案博物記曰太丘長陳寔寔子鴻臚紀紀子司空羣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滅時人為其語曰公慙卿卿慙長 子恂嗣

恂薨無嗣弟溫紹封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泰著勳前朝

改封溫為慎子案陳氏譜羣之後名位遂微諶孫佐官至青州刺史佐弟坦廷尉佐子準太尉封廣陵郡公準弟戴徽及從弟堪並至大位準孫逵字林道有譽江左為西中郎將追贈衛將軍

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也避亂江東及東城辭孫策袁術之命還本郡太守陳登請為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為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脩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奇逸

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桀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郡為孫權所圍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太祖矯說太祖曰鄙郡雖小形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為外藩則吳人剉謀徐方永安武聲遠震仁愛滂流未從之國望風景附崇德養威此王業也太子奇矯欲留之矯辭曰本國倒縣本奔走告急縱無申胥之效敢忘弘演之義乎劉向新序曰齊桓公求婚於衛衛不與而嫁於許衛為狄所伐桓公不救至於國滅

君死懿公屍為狄人所食惟有肝在懿公有臣曰弘演適使反致命於肝曰君為其內臣為其外乃剖腹內肝而死齊桓公曰衛有臣若此而尚滅寡人無有亡無日矣乃救衛定其君太祖乃遣赴救吳軍既退登多設間伏勒兵追奔大破之太祖辟矯為司空掾屬除相令征南長史彭城樂陵太守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為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决大軍東征入為丞

相長史軍還復為魏郡轉西曹屬從征漢中還為尚書行前未到鄴太祖崩洛陽羣臣拘常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位大赦蕩然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信一時之俊傑也帝既踐阼轉署吏部封高陵亭侯遷尚書令明帝即位進爵東鄉侯邑六百戶車駕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

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世語曰劉曄以先進見幸因譖矯專權矯懼以問長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見矯矯又問二子騫曰陛下意解故見大人也既入盡日帝曰劉曄搆君朕有以迹君朕心故已了以金五餅授之矯辭帝曰豈以為小惠君已知朕心顧君妻子未知故也帝憂社稷問矯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加侍中光祿大夫遷司徒景初元年薨謚曰貞侯魏氏春秋曰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每非之庭議其闕太祖惜矯才量欲擁全之乃下

令曰喪亂已來風教彫薄謗議之言難用褒貶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誹議者以其罪罪之

子本嗣歷位郡守九卿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有統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優於司馬岐等精練文理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薨子粲嗣本弟騫咸熙中為車騎將軍案晉書曰騫字休淵為晉佐命功臣至太傅封高平郡公

初矯為郡功曹使過泰山泰山太守東郡薛悌異之結為親友戲謂矯曰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鄰國君屈從陪臣游不亦可乎悌後為魏郡及尚

書令皆承代矯云世語曰悌字孝威年二十二以兖州從事為泰山太守初太祖定兾州以悌及東平王國為左右長史後至中領軍並悉忠貞練事為世吏表

徐宣字寶堅廣陵海西人也避亂江東又辭孫策之命還本郡與陳矯並為綱紀二人齊名而私好不協然俱見器於太守陳登與登並心於太祖海西淮浦二縣民作亂都尉衛彌令梁習夜奔宣家密送免之太祖遣督軍扈質來討賊以兵少不進宣潛見責之示以形勢質乃進破賊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東緡發干令遷齊郡

太守入為門下督從到壽春會馬超作亂大軍西征太
祖見官屬曰今當遠征而此方未定以為後憂宜得清
公大德以鎮統之乃以宣為左護軍留統諸軍還為丞
相東曹掾出為魏郡太守太祖崩洛陽羣臣入殿中發
哀或言易諸城守用譙沛人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
人懷效節何必譙沛而沮宿衛者心文帝聞曰所謂社
稷之臣也帝既踐阼為御史中丞賜爵關内侯從城門
校尉旬月遷司隷校尉轉散騎常侍從至廣陵六軍乘

舟風浪暴起帝船回倒宣病在後陵波而前羣寮莫先至者帝壯之遷尚書明帝即位封津陽亭侯邑二百戶中領軍桓範薦宣曰臣聞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以策略為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為首故晉文行舅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呂氏春秋曰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名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得獸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

而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代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代之利乎

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也竊見尚書徐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州郡所在稱職今僕射缺宣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帝遂以宣為左僕射後加侍中光禄大夫車駕幸許昌總統留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尚方令坐猥見考竟宣上疏陳威刑太過又諫作宮殿窮盡民力帝皆手詔

嘉納宣曰七十有縣車之禮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乃固辭疾遜位帝終不許青龍四年薨遺令布衣疏巾歛以時服詔曰宣體履至實直内方外歷在三朝公亮正色有託孤寄命之節可謂柱石臣也常欲倚以台輔未及登之惜乎大命不永其追贈車騎將軍葬如公禮謚曰貞侯子欽嗣

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也父玆有大節不應三公之辟太祖之初至陳留玆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太祖亦

異之數詣茲議大事從討董卓戰于滎陽而卒太祖每涉郡境輒遣使祠焉（先賢行狀曰茲字子許不為激詭之行不徇流俗之名明慮淵深規畧宏遠為車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楊彪再加旌命董卓作亂漢室傾蕩太祖到陳留始與茲相見遂同盟計興武事茲荅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且言兵之興者自今始矣深見廢興首讚弘謀合兵三千人從太祖入滎陽力戰終日失利身殁郭林宗傳曰茲弱冠與同郡圏文生俱稱盛徳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讐直文生訾呵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損茲以烈節垂名）

夏侯惇為陳留太守舉臻計吏命婦出宴臻以為末世之俗非禮之正惇怒執臻既而赦之後為漢黃

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臻太祖令曰孤與卿君同共
舉事加欽令問始聞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
亮忠誠會奉詔命聘貴人于魏因表留臻參丞相軍事
追錄臻父舊勲賜爵關内侯轉為戸曹掾文帝即王位
為散騎常侍及踐阼封安國亭侯時羣臣並頌魏德多
抑損前朝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天
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遷尚書轉侍中吏部尚書帝幸
廣陵行中領軍從征東大將軍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

已在濡須口臻曰權恃長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偽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詐所作也明帝即位進封康鄉侯後轉為右僕射典選舉如前加侍中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為上將周武拔漁父為太師布衣厮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諸葛亮寇天水臻奏宜遣奇兵入散關絶其糧道

乃以臻為征蜀將軍假節督諸軍事到長安亮退還復職加光祿大夫是時帝方隆意於殿舍臻數切諫及殿中監擅收蘭臺令史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臻上疏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懼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遲矣亮又出斜谷征南上朱然等軍已過荆城臻曰然吳之驍將必下從權且為勢以綴征南耳權果召然入居巢進攻合肥帝欲自東征臻

曰權外示應亮內實觀望且合肥城固不足為慮車駕可無親征以省六軍之費帝到尋陽而權竟退幽州刺史毋丘儉上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寇亂邊境而猶案甲養士未果尋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且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脩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儉行軍遂不利臻遷為

司空徙司徒正始中進爵長垣侯邑千戶封一子列侯初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方奇貴臨菑侯丁儀等為之羽翼勸臻自結臻以大義拒之及文帝即位東海王霖有寵帝問臻平原侯何如臻稱明德美而終不言曹爽輔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入守尚書令及為弟求婚皆不許固乞遜位詔曰昔干木偃息義壓彊秦留侯頤神不忘楚事讜言嘉謀望不吝焉賜宅一區位特進秩如三司薨追贈太尉諡曰敬侯子烈嗣咸熙中為光祿勳

臣松之案舊事及傅咸集烈終於光禄勲烈二弟京楷皆二千石楷子權字伯輿晉大司馬汝南王亮輔政以權為尚書郎傅咸與亮牋曰衛伯輿貴妃兄子誠有才章應作臺郎然未得東宫官屬東宫官屬前患楊駿親理塞路今有伯輿復越某作郎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回聽權作左思吳都賦敘及注敘粗有文辭至於為注了無所發明直為塵穢紙墨不合傳寫也

盧毓字子家涿郡涿人也父植有名於世續漢書曰植字子幹少事馬融與鄭玄同門相友植剛毅有大節常喟然有濟世之志不苟合取容不應州郡命召建寧中徵博士出補九江太守以病去官作尚書章句禮記解詁稍遷侍中尚書張角起以植為北中郎將征角失利抵罪頃之復以為尚書張讓劫少帝奔小平津植手劒責數讓等讓等皆放兵垂泣謝罪遂自殺董卓議欲廢帝衆莫敢對

植獨正言語在卓傳植以老病去位隱居上谷軍都山初平三年卒太祖北征柳城過涿郡令告太守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内學為儒宗士之楷模乃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鄭喪子產而仲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有異於人敬遣丞掾脩墳墓并致薄醊以彰厥德植有四子毓最小

毓十歲而孤遇本州亂二兄死難當袁紹公孫瓚交兵幽冀饑荒養寡嫂孤兄子以學行見稱文帝為五官將召毓署門下賊曹崔琰舉為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駮之曰夫女子之情以

接見而思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巹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為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為可殺之為重太祖曰毓執之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歎息由是為丞相法曹議令史轉西曹

議令史魏國既建為吏部郎文帝踐阼徙黄門侍郎出為濟陰相梁譙二郡太守帝以譙舊鄉故大徙民充之以為屯田而譙土地墝瘠百姓窮困毓愍之上表徙民於梁國就沃衍失帝意雖聽毓所表心猶恨之遂左遷毓使將徙民為睢陽典農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賴之遷安平廣平太守所在有惠化青龍二年入為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劭受詔定律未就毓上論古今科律之意以為法宜一正不宜有兩端使

姦吏得容情及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為狂直陛下宜容之在職三年多所駁爭詔曰官人秩才聖帝所難必須良佐進可替否侍中毓禀性貞固心平體正可謂明試有功不懈于位者也其以毓為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冲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帝

於是用邕前此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窻八達之誚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即詔作考課法會司徒缺毓舉處士管寧

帝不能用更問其次毓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帝乃用暨毓於人及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黄門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齊王即位賜爵關內侯時曹爽秉權將樹其黨徙毓僕射以侍中何晏代毓頃之出毓為廷尉司隸畢軌又枉奏免官衆論多訟之乃以毓為光禄勲爽等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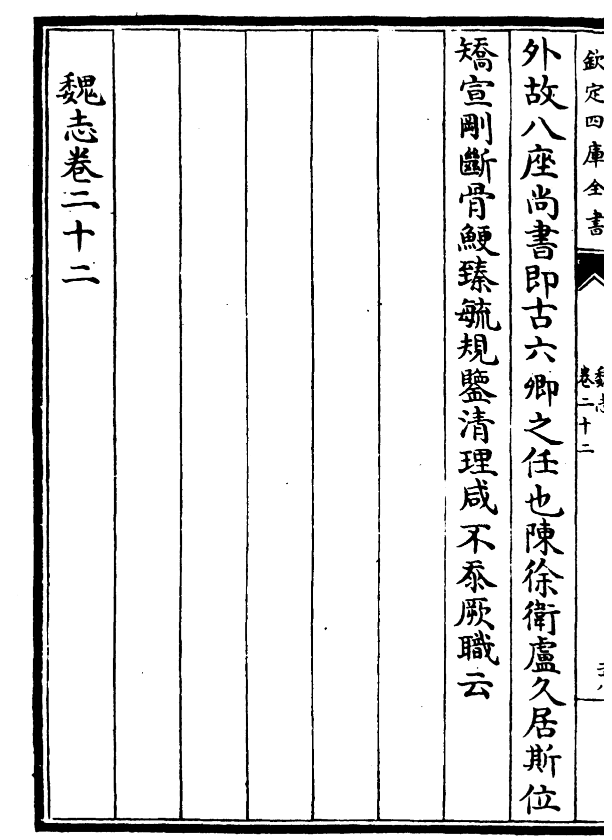
收太傅司馬宣王使毓行司隷校尉治其獄復為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封高樂亭侯轉為僕射故典選舉加光禄大夫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大梁鄉侯封一子高亭侯毋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出征毓綱紀後事加侍中正元三年疾病遜位遷為司空固推驃騎將軍王昶光禄大夫王觀司隷校尉王祥詔使使者即授印綬進爵封容城侯邑二千三百户甘露二年薨謚曰成侯孫藩嗣毓子欽珽咸熈中欽為尚書珽泰山太守世語曰欽

字子若瑛字子笏欽泰始中為尚書僕射領選咸寧四年卒追贈衛將軍開府虞預晉書曰欽少居名位不顧財利清虛淡薄動修禮典同郡張華家單少孤不為鄉邑所知惟欽貴異焉欽子浮字子雲晉諸公贊曰張華博識多聞無物不知浮高朗經博有美於華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朝廷器重之就家以為國子博士遷祭酒永平中為祕書監瑛及子皓志並至尚書志子諶字子諒溫嶠表稱諶清飭有文思諶別傳曰諶善著文章洛陽傾覆北投劉琨琨以為司空從事中郎琨敗諶歸段末波元帝之初累召為散騎中書侍郎不得南赴永和六年卒於胡胡中子孫過江妖賊帥盧循諶之曾孫

評曰桓階識覩成敗才周當世陳羣動仗名義有清流雅望泰弘濟簡至允克堂構矣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

外故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陳徐衛盧久居斯位矯宣剛斷骨鯁臻毓規鑒清理咸不忝厥職云

魏志卷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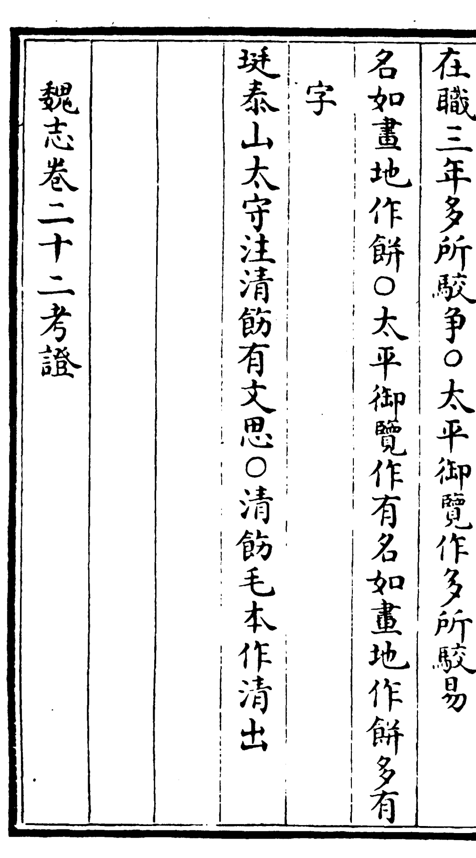
魏志卷二十二考證

陳羣南安太守鄧艾○南安監本作汝南　臣明楷按鄧艾傳云出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非汝南也今改正

陳矯復為魏郡轉西曹屬○毛本無轉字宋本無郡字

衛臻輒遣使祠馬注後文生以纖貨見損○監本損誤捐今改正

盧毓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太平御覽作



皆未與夫相見

在職三年多所駮爭○太平御覽作多所駮易

名如畫地作餅○太平御覽作有名如畫地作餅多有字

埏泰山太守注清飭有文思○清飭毛本作清出

魏志卷二十二考證

魏志卷二十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和洽　常林　楊俊　杜襲

趙儼　裴潛子秀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舉孝廉大將軍辟皆不就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獨以冀州土平兵

彊英桀所利四戰之地本初乘資雖能彊大然雄豪四起全未可必也荆州劉表無他遠志愛人樂士土地險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與親舊俱南從表表以上賓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親近久而阽危臣松之案漢書文紀曰阽於死亡食貨志曰阽危若是注曰阽音鹽如屋簷近邊易墮之意也一曰臨危曰阽必有讒慝間其中者遂南度武陵太祖定荆州辟為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

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弊壞者謂之廉絜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孫盛曰昔先王御世觀民設教雖質文因時損益代用至於車服禮秩貴賤等差其歸一揆魏承漢亂風俗侈泰誠宜仰思古制訓以約簡使奢不陵肆儉足中禮

進無蜉蝣之刺退免採莫之譏如此則治道隆而頌聲作矣夫矯枉過正則巧偽滋生以克訓下則民志險隘非聖王所以陶化民物閑邪存誠之道和洽之言於是允矣

魏國既建為侍中後有白毛玠謗毁太祖太祖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為崔琰觖望此損君臣恩義妄為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昔蕭曹與高祖並起微賤致功立勲高祖每在屈笮二相恭順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後世也和侍中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事者言

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為衆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上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太祖曰方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狐射姑刺

陽處父於朝此為君之誡也太祖克張魯洽陳便宜以時拔軍徙民可省置守之費太祖未納其後竟徙民棄漢中出為郎中令文帝踐阼為光禄勳封安城亭侯明帝即位進封西陵鄉侯邑二百户太和中散騎常侍高堂隆奏時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常也詔書謙虛引咎博諮異同洽以為民稀耕少浮食者多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故費一時之農則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務蠲煩費以專耕農自春夏以

來民窮於役農業有廢百姓囂然時風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復之術莫大於節儉太祖建立洪業奉師徒之費供軍賞之用吏士豐於資食倉府衍於穀帛由不飾無用之宫絶浮華之費方今之要固在息省勞煩之役損除他餘之務以為軍戎之儲三邉守禦宜在備豫料賊虛實蓄士養衆算廟勝之策明攻取之謀詳詢衆庶以求厥中若謀不素定輕弱小敵軍人數舉舉而無庸所謂悦武無震古人之誡也轉為太常清貧守約至賣

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薨謚曰簡侯子禽嗣禽音離禽弟適才爽開濟官至廷尉吏部尚書晉諸公贊曰和嶠字長輿適之子也少知名以雅重稱常慕其舅夏侯玄之為人厚自封植嶷然不羣於黃門郎遷中書令轉尚書愍懷太子初立以嶠為少保加散騎常侍家産豐富擬於王公而性至儉吝嶠同母弟郁素無名嶠輕侮之以此為損卒於官贈光禄大夫郁以公彊當世致位尚書令洽同郡許混者許劭子也清醇有鑒識明帝時為尚書劭字子將汝南先賢傳曰召陵謝子微高才遠識見邵年十八時乃歎息曰此則希世出衆之偉人也劭始發明樊子昭於鬻幘之肆出虞永賢於牧豎召李叔才鄉閭之間擢郭子瑜鞍馬之吏援楊孝祖舉和陽士茲六賢者皆當世之令懿也其餘中流之士或舉之於淹

滯或顯之于童齒莫不頼劭顧歎之榮凡所拔育顯成令德者不可殫記其探擿偽行抑損虛名則周之單襄無以尚也劭宗人許栩沉没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不匍匐栩門承風而驅官以賄成惟劭不過其門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請為功曹饕餮放流絜士盈朝袁紹公族好名為濮陽長棄官來還有副車從騎將入郡界紹乃歎曰吾之輿服豈可令許子將見之乎遂單車而歸辟公府掾拜鄢陵令方正徵皆不就避亂江南所歷之國必翔而後集終于豫章時年四十六有子曰混顯名魏世

常林字伯槐河内温人也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客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於是咸共嘉之魏略曰林少單貧雖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鉏

其妻常自餽餉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　太守王匡起兵討董卓遣諸生於屬縣徼伺吏民罪負便收之考責錢穀贖罪稽遲則夷滅宗族以崇威嚴林叔父撾客為諸生所白匡怒收治舉宗惶怖不知所責多少懼繫者不救林往見匡同縣胡毋彪曰王府君以文武高才臨吾鄙郡鄙郡表裏山河土廣民殷又多賢能惟所擇用今主上幼沖賊臣虎據華夏震慄雄才奮用之秋也若欲誅天下之賊扶王室之微智者望風應之若響克亂在和何征不捷苟

無恩德任失其人覆亡將至何暇匡翼朝廷崇立功名乎君其藏之因說叔父見拘之意彪即書責匡匡原林叔父林乃避地上黨耕種山阿當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升斗分之依故河間太守陳延壁陳馮二姓舊族冠冕張楊利其婦女貪其資貨林率其宗族為之策謀見圍六十餘日卒全堡壁并州刺史高幹表為騎都尉林辭不受後刺史梁習薦州界名士林及楊俊王淩王象荀緯太祖皆以為縣長林宰南和治化有成超遷

博陵太守幽州刺史所在有績文帝為五官將林為功曹太祖西征田銀蘇伯反幽冀扇動文帝欲親自討之林曰昔忝博陵又在幽州賊之形勢可料度也北方吏民樂安厭亂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犬羊相聚智小謀大不能為害方今大軍在遠外有彊敵將軍為天下之鎮也輕動遠舉雖克不武文帝從之遣將往伐應時克滅出為平原太守魏郡東部都尉入為丞相東曹屬魏國既建拜尚書文帝踐阼遷少府封樂陽亭侯魏略曰林

性既清白當官又嚴少府寺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為鴻臚崔性闊達不與林同數數聞林撾吏聲不以為可林夜撾吏不勝痛叫呼敖敖徹曙明日崔出門與林車相遇乃啁林曰聞卿為廷尉爾邪林不覺答曰不也崔曰卿不為廷尉昨夜何故考囚乎林大慙然不能自止轉大司農明帝即位進封高陽鄉侯徙光祿勳太常晉宣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為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叙為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魏略曰初林少與司馬京兆善太傅每見林輒欲跪林止之曰公尊貴矣止也及司徒缺太傅有意欲以林補之案魏略此語與本傳反臣松之以為林之為人不畏權貴者也論

其然否謂本傳為是時論以林節操清峻欲致之公輔而林遂稱疾篤拜光禄大夫年八十三薨追贈驃騎將軍葬如公禮謚曰貞侯子嵩嗣為太山太守坐法誅嵩弟靜紹封

案晉書諸葛誕反大將軍東征嵩坐稱疾為司馬文王所法魏略以林及吉茂沐並時苗四人為清介傳吉茂字叔暢馮翊池陽人也世為著姓好書不恥惡衣惡食而恥一物之不知建安初關中始平茂與扶風蘇則共入武功南山隱處精思數歲州舉茂才除臨汾令居官清靜吏民不忍欺轉為武德侯庶子二十二年坐其宗人吉本等起事被收先是科禁内學及兵書而茂皆有匿不送官及其被收不知當坐本等顧謂其左右曰我坐書也會鍾相國證茂本服第已絶故得不坐後以茂為武陵太守不之官轉酇相以國省拜議郎景初中病

七自茂脩行從少至長冬則被裘夏則短褐行則步涉食則茨藿臣役妻子室如懸磬其或饋遺一不肯受雖不以此高人亦心疾不義而貴且富者先時國家始制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差叙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材行所任茂同郡護羌校尉王琰前數為郡守不名為清白而琰子嘉仕歷諸縣亦復為通人嘉時還為散騎郎馮翊郡移嘉為中正嘉敘茂雖在上第而狀甚下云德優能少茂慍曰痛乎我效汝父子冠幘刼人邪初茂同產兄黄以十二年中從公府掾為長陵令是時科禁長吏擅去官而黄聞司徒趙溫薨自以為故吏違科奔喪為司隸鍾繇所收遂伏法茂時為白衣始有清名於三輔以為兄坐追義而死怨怒不肯哭至歲終繇舉茂議者以為茂必不就及舉既到而茂就之故時人或以茂為畏繇或以茂為髦士也沐並字德信河閒人也少孤苦袁紹父子時始為名吏有志介嘗過姊姊為殺鷄炊黍而不留也然為人公果不畏彊禦丞相召署

軍謀掾黃初中為成皋令校事劉肇出過縣遣人呼縣吏求索稾穀是時蝗旱官無有見未辦之間肇人從入並之閤下呴呼罵吏並怒因躧履提刀而出多從吏卒欲收肇肇覺知驅走具以狀聞有詔肇為牧司爪牙吏而並欲收縛無所忌憚自恃清名邪遂收欲殺之肇髠決減死刑竟復吏由是放散十餘年至正始中為三府長史時吳使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牂牁人兵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言共食來後熟者答言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邪其名流布播於異域如此雖自華夏不知者以為前世人也為長史八年晚出為濟陰太守召還拜議郎年六十餘自慮身無常豫作終制戒其子以儉葬曰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則為君子不務者終為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貴者有驕奢之過而貧賤者譏於固陋於是養生送死苟竊非禮由斯觀之陽虎璵璠甚於暴骨桓魋石槨不如速

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矯俗之大義也未是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地為一區萬物為芻狗該覽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禍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為物惟恍惟忽壽為欺魄夭為鬼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甘夢太極矣以棺槨為牢衣裳為纏屍繫地下長幽桎梏豈不哀哉昔莊周闊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體貴不久容耳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乃有含珠鱗柙玉牀象衽殺人以徇壙穴之內錮以紵絮藉以蜃炭千載僵燥託類神仙於是大教陵遲競於厚葬謂莊子為放蕩以王孫為戮屍豈復識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齧乎哉吾以材質滓濁汙於清流昔忝國恩歷試宰守所在無效代匠傷指狼跋首尾無以雪恥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今年過耳順奄忽無常苟得獲沒即以吾身襲於王孫矣上冀以贖市朝之逋罪下以親道化之靈祖顧爾幼昏未知臧否若將逐俗抑廢吾志私稱從令未必

為孝而犯魏顆聽治之賢爾為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而有知吾將屍視至嘉平中病甚臨困又勑豫掘埳戒氣絶令二人舉屍即埳絶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弔祭之賔無設摶治粟米之奠又戒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妻子皆遵之時苗字德胄鉅鹿人也少清白為人疾惡建安中入丞相府出為壽春令令行風靡揚州治在其縣時蔣濟為治中苗以初至往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為人署曰酒徒蔣濟置之牆下旦夕射之州郡雖知其所為不恪然以其履行過人無若之何又其始之官乘薄軬餢車黄牸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為激然由此名聞天下還為太官令領其郡中正定九品於敘人才不能寛然紀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不置如所忿蔣濟者仕進至太尉濟不以苗前毁已為嫌苗亦不以濟貴更屈

意為令數歲不肅而治遷典農中郎將年七十餘以正始中病亡也

楊俊字季才河内獲嘉人也受學陳留邊讓讓器異之俊以兵亂方起而河内處四達之衢必為戰場乃扶持老弱詣京密山間同行者百餘家俊振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為人所略作奴僕者凡六家俊皆傾財贖之司馬宣王年十六七與俊相遇俊曰此非常之人也又司馬朗早有聲名其族兄芝衆未之知惟俊言曰芝雖夙望不及朗實理但有優耳俊轉避地并州本郡王

象少孤特為人僕隷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質即贖象著家娉娶立屋然後與别太祖除俊曲梁長入為丞相掾屬舉茂才安陵令遷南陽太守宣德教立學校吏民稱之徙為征南軍師魏國既建遷中尉太祖征漢中魏諷反於鄴俊自劾詣行在所俊以身方罪免戕辭太子太子不説曰楊中尉便去何太高遠邪遂被書左遷平原太守文帝踐阼復在南陽時王象為散騎常侍薦俊曰伏見南陽太守楊俊秉

純粹之茂質履忠肅之弘量體仁足以育物篤實足以動衆克長後進惠訓不倦外寛内直仁而有斷自初彈冠所歷垂化再守南陽恩德流著殊鄰異黨襁負而至今境守清靜無所展其智能宜還本朝宣力輦轂熙帝之載俊自少及長以人倫自任同郡審固陳留衛恂本皆出自兵伍俊資拔奬致咸作佳士後固歷位郡守恂御史縣令其明鑒行義多此類也初臨菑侯與俊善太祖適嗣未定密訪羣司俊雖並論文帝臨菑才分所長

不適有所據當然稱臨菑猶美文帝常以恨之黄初二年車駕至宛以市不豐樂發怒收俊尚書僕射司馬宣王常侍王象荀緯請俊叩頭流血帝不許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殺衆寃痛之世語曰俊三孫覧字公質汝陰太守猗字公彦尚書晉東海王越舅也覧子沈字宣弘散騎常侍魏略曰王象字羲伯既為俊所知拔果有才志建安中與同郡荀緯等俱為魏太子所禮待及王粲陳琳阮瑀路粹等亡後新出之中惟象才最高魏有天下拜象散騎侍郎遷為常侍封列侯受詔撰皇覧使象領秘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成藏於祕府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象既性器和厚又文采温雅用是京師歸美稱為儒宗車駕南巡未到宛有詔百官不得干豫郡縣及車

駕到而究令不解詔旨閉市門帝聞之怒然曰吾是寇邪乃收究令及太守楊俊詔問尚書漢明帝殺幾二千石時象見詔文知俊必不免乃當帝前叩頭流血竟面請俊減死一等帝不答欲釋入禁中象引帝衣帝顧謂象曰我知楊俊與卿本末耳今聽卿是無我也卿寧無俊邪無我邪象以帝言切乃縮手帝遂入決俊法然後乃出象自恨不能濟俊遂發病死

杜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也曾祖父安祖父根著名前世 先賢行狀曰安年十歲名稱鄉黨至十三入太學號曰神童既名知人清高絕俗洛陽令周紆數候安安常逃避不見時貴戚慕安高行多有與書者輒不發以慮後患常鑿壁藏書後諸與書者果有大罪推捕所與交通者吏至門安乃發壁出書印封如故當時皆嘉其慮遠三府並辟公車特徵拜宛令先是宛有報讐者其

令不忍致理將與俱亡縣中豪彊有告其處者致捕得安深疾惡之到官治戮肆之於市懼有司繩彈遂自免後徵拜巴郡太守率身正下以禮化俗以病卒官時服薄斂素器不漆子自將車州郡賢之表章墳墓根舉孝廉除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外戚橫恣安帝長大猶未歸政根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鄧后怒收根等伏誅誅者皆絹囊盛於殿上撲地執法者以根德重事公默語行事人使不加力誅訖車載城外根以撲輕得蘇息遂閉目不動搖經三日乃密起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客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常厚敬待鄧后崩安帝謂根久死以根等忠直普下天下錄見誅者子孫根乃自出徵詣公車拜符節令或問根往日遭難天下同類知故不少何至自苦歷年如此根荅曰周旋人間非絕迹之處邂逅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為也遷濟陰太守以德讓為政風移俗改年七十八以壽終棺不加漆斂以時服長吏下車常先詣安根墓致祠

龔避亂荆州

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龍蟠幽藪待時鳳翔豈謂劉牧當為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其與子絕矣欽慨然曰請敬受命襲遂南適長沙建安初太祖迎天子都許襲逃還鄉里太祖以為西鄂長縣濱南境寇賊縱横時長吏皆歛民保城郭不得農業野荒民困倉庾空虛襲自知恩結於民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業留丁彊備守吏民歡悅會荆州出步騎萬

人來攻城襲乃悉召縣吏民任拒守者五十餘人與之要誓其親戚在外欲自營護者恣聽遣出皆叩頭願致死於是身執矢石率與戮力吏民感恩咸為用命臨陣斬數百級而襲衆死者三十餘人其餘十八人盡被創賊得入城襲帥傷痍吏民決圍得出死喪略盡而無反背者遂收散民徙至摩陂營吏民慕而從之如歸九州春秋曰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功曹栢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户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往出户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楯親鬬語子

緒曰勇可習也司隸鍾繇表拜議郎參軍事荀彧又薦襲太祖以為丞相軍祭酒魏國既建為侍中與王粲和洽並用彊識博聞故太祖游觀出入多得驂乘至其見敬不及洽襲嘗獨見至于夜半粲性躁競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事豈有盡邪卿晝侍可矣悒悒於此欲兼之乎後襲領丞相長史隨太祖到漢中討張魯太祖還拜襲駙馬都尉留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夏侯淵為劉備所

没軍喪元帥將士失色襲與張郃郭淮糾攝諸軍事權宜以郃為督以一衆心三軍遂定太祖東還當選留府長史鎮守長安主者所選皆不當太祖令曰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襲為留府長史駐關中時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大怒先欲伐之羣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彊敵太祖横刀於膝作色不聽襲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以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

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之何待下之不聞乎太祖
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乎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
太祖曰凡人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
知非凡人耶方今豺狼當路而狐貍是先人將謂殿下
避彊攻弱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鼷
鼠發機萬石之鐘不以莛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
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時夏侯尚
暱於太子情好至密襲謂尚非益友不足殊待以聞太

祖文帝初甚不悅後乃追思語在尚傳其柔而不犯皆此類也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内侯及踐阼為督軍糧御史封武平亭侯更為督軍糧執法入為尚書明帝即位進封平陽鄉侯諸葛亮出秦川大將軍曹真督諸軍拒亮徙襲為大將軍軍師分邑百户賜兄基爵關内侯真薨司馬宣王代之襲復為軍師增邑三百户并前五百五十户以疾徵還拜大中大夫薨追贈少府謚曰定侯子會嗣

趙儼字伯然潁川陽翟人也避亂荆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同計合為一家太祖始迎獻帝都許儼謂欽曰曹鎮東應期命世必能匡濟華夏吾知歸矣建安二年年二十七遂扶持老弱詣太祖太祖以儼為朗陵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收縛案驗皆得死罪儼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並著時袁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録户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

懷附者復收其綿絹小人樂亂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軍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緜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為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當送緜絹道路艱阻必致寇害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微善必賞則為義者勸善為國者藏之於民以為國家宜垂慰撫所斂緜

絹皆俾還之或報曰輒白曹公公文下郡縣絹悉以還民上下歡喜郡内遂安入為司空掾屬主簿魏略曰太祖北拒袁紹時遠近無不私遺牋記通意於紹者儼與領陽安太守李通同治通亦欲遣使儼為陳紹必敗意通乃止及紹破走太祖使人搜閱紹記室惟不見通書疏陰知儼必為之計乃曰此必趙伯然也臣松之案魏武紀破紹後得許下軍中人書皆焚之若故使人搜閱知其有無則非所以安人情也疑此語為不然時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共不協使儼并參三軍每事訓喻遂相親睦太祖征荆州以儼領章陵太守徙都督護軍護于禁張遼張郃朱靈李典

路招馮楷七軍復為丞相主簿遷扶風太守太祖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將軍殷署等督領以儼為關中護軍盡統諸軍羌虜數來寇害儼率署等追到新平大破之屯田客呂並自稱將軍聚黨據陳倉儼復率署等攻之賊即破滅時被書差千二百兵往助漢中守署督送之行者卒與室家別皆有憂色署發後一日儼慮其有變乃自追至斜谷口人人慰勞又深戒署還宿雍州刺史張既舍署軍復前四十里兵果叛亂

未知署吉凶而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與叛者同部曲或婚姻得此問各驚被甲持兵不復自安儼欲還既等以為今本營黨已擾亂一身赴之無益可須定問儼曰雖疑本營與叛者同謀要當聞行者變乃發之又有欲善不能自定宜及猶豫促撫寧之且為之元帥既不能安輯身受禍難命也遂去行三十里止放馬息晝呼所從人喻以成敗慰勵懇切皆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諸營各召料簡諸姦結叛者八百餘人

散在原野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即相率還降儼密白宜遣將詣大營請舊兵鎮守關中太祖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當須到乃發遣而事露諸營大駭不可安喻儼謂諸將曰舊兵既少東兵未到是以諸營圖為邪謀若或成變為難不測因其狐疑當令早決遂宣言當差留新兵之溫厚者千人鎮守關中其餘悉遣東便見主者内諸營兵名籍案累重立差別之留者意定與儼同心其當去者亦不敢動

儼一日晝遣上道因使所留千人分布羅落之東兵尋至乃復脅喻并徙千人令相及共東凡所全致二萬餘口孫盛曰盛聞為國以禮民非信不立周成不棄桐葉之言晉文不違伐原之誓故能隆刑措之道建一匡之功儼既詐留千人使効心力始雖權也宜以信終兵威既集而又逼徙信義喪矣何以臨民關羽圍征南將軍曹仁於樊儼以議郎參仁軍事南行還平寇將軍徐晃俱前既到羽圍仁遂堅餘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圍而諸將呵責晃促救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素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適

所以弊内外耳當今不若前軍偪圍遣諜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尚足堅守然後表裏俱發破賊必矣如有緩救之戮余為諸軍當之諸將皆喜便作地道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北軍亦至并勢大戰羽軍既退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絕不通而孫權襲取羽輜重羽聞之即走南還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必可追禽也儼曰權邀羽連兵之難欲掩制其後顧羽還救恐我承其兩疲故順辭求效乘釁因變以觀利

鈍耳今羽已孤迸更宜存之以為權害若深入追北權則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為深慮仁乃解嚴太祖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勑仁如儼所策文帝即王位為侍中頃之拜駙馬都尉領河東太守典農中郎將黄初三年賜爵關内侯孫權寇邊征東大將軍曹休統五州軍禦之徵儼為軍師權衆退軍還封宜土亭侯轉為度支中郎將遷尚書從征吳到廣陵復留為征東軍師明帝即位進封都鄉侯邑六百戶監荆州諸軍

事假節會疾不行復為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轉大司馬軍師入為大司農齊王即位以儼監雍凉諸軍事假節轉征蜀將軍又遷征西將軍都督雍凉正始四年老疾求還徵為驃騎將軍魏略曰舊故四征有官廚財籍遷轉之際無不因縁而儼乂手上車發到霸上忘持其常所服藥雍州聞之乃追送雜藥材數箱儼笑曰人言語殊不易我偶問所服藥耳何用是為邪遂不取遷司空薨謚曰穆侯子亭嗣初儼與同郡辛毘陳羣杜襲並知名號曰辛陳杜趙云

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也魏略曰潛世為著姓父茂仕靈帝時歷縣令郡守尚

書建安初以奉使率導關中諸將討李傕有功封列侯潛少不脩細行由此為父所不禮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潛私謂所親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適長沙太祖定荊州以潛參丞相軍事出歷三縣令入為倉曹屬太祖問潛曰卿前與劉備俱在荊州卿以備才略何如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而不能為治也若乘間守險足以為一方主時代郡大亂以潛為代郡太守烏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稱單于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正

太祖欲授潛精兵以鎮討之潛辭曰代郡戶口殷衆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橫日久内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不可以兵威廹也遂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之以静單于以下脫帽稽顙悉還前後所畧婦女器械財物潛案誅郡中大吏與單于為表裏者郝温郭端等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在代三年還為丞相理曹掾太祖褒稱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寛於諸胡為峻今計者

必以潛為理過嚴而事加寛惠彼素驕恣過寛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訟爭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於是太祖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至乃遣鄢陵侯彰為驍騎將軍征之潛出為沛國相遷兖州刺史太祖次摩陂歎其軍陳齊整特加賞賜文帝踐祚入為散騎常侍出為魏郡潁川典農中郎將奏通貢舉比之郡國由是農官進仕路泰遷荆州刺史賜爵關内侯明帝即位入為尚書出為河南尹轉太尉軍師大

司農封清陽亭侯邑二百户入為尚書令奏正分職料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百五十餘條喪父去官拜光祿大夫正始五年薨追贈太常謚曰貞侯魏略曰時遠近皆云當為公會病亡始潛自感所生微賤無舅氏又為父所不禮即折節仕進雖多所更歷清省恪然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藜芘以自供又潛為兗州時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留以掛柱又以父在京師出入薄軬車羣弟之田廬常步行家人小大或并日而食其家教上下相奉事有似於石奮其履檢校度自魏興少能及者潛為人材博有雅要容然但如此而已終無所推進故世歸其潔而不宗其餘子秀嗣遺令儉葬墓中惟置一坐瓦器數枚其餘一無所設秀咸熙中為

尚書僕射文章敘錄曰秀字季彥弘通博濟八歲能屬文遂知名大將軍曹爽辟喪父服終推財與兄弟年二十五遷黄門侍郎爽誅以故吏免遷衛國相累遷散騎常侍尚書僕射令光祿大夫咸熙中晉文王始建五等命秀典為制度封廣川侯晉室受禪進左光祿大夫改封鉅鹿公遷司空著易及樂論又畫地域圖十八篇傳行於世盟會圖及典治官制皆未成年四十八泰始七年薨謚元公配食宗廟少子頠字逸民襲封荀綽冀州記曰頠為人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履行高整自少知名歷位太子中庶子侍中尚書元康末為尚書左僕射趙王倫以其望重畏而惡之知其不與賈氏同心猶被枉害臣松之案陸機惠帝起居注稱頠雅有遠量當朝名士也又曰民之望也頠理具淵博贍於論難著崇有貴無二論以矯虛誕之弊文辭精富為世名論子嵩字道文荀綽稱嵩有父祖風為中書郎早卒頠從父弟邈字景聲有儁才為太傅司馬越從事中郎假

節監中外營諸軍事潛少弟徽字文季冀州刺史有高才遠度善言玄妙事見荀粲傅嘏王弼管輅諸傳徽長子黎字伯宗一名演遊擊將軍次康字仲豫太子左衛率次楷字叔則侍中中書令光祿大夫開府次綽字季舒黄門侍郎早卒追贈長水校尉康楷綽皆為名士而楷才望最重晉諸公賛曰康有弘量綽以明達為稱楷少與瑯邪王戎俱為掾發名鍾會致之大將軍司馬文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文王即辟為掾進歷顯位謝鯤為樂廣傳稱楷儁朗有識具當時獨步黎子苞秦州刺史康子純黄門侍郎次盾徐州刺史次邵有器望晉元帝為安東將軍邵為長史侍中王曠與司馬越書曰裴邵在此雖不治事然識量弘達此下人士大敬附之次廓中壘將軍楷子瓚中書郎次憲豫州刺史綽子遐太傅主簿瓚遐並有盛名早卒晉諸公賛稱憲有清識

魏略列傳以徐福嚴幹李義張既遊楚梁習趙儼裴潛韓宣黄朗十人共卷其既習儼潛四人自有傳徐福事

在諸葛亮傳游楚事在張既傳餘幹等四人載之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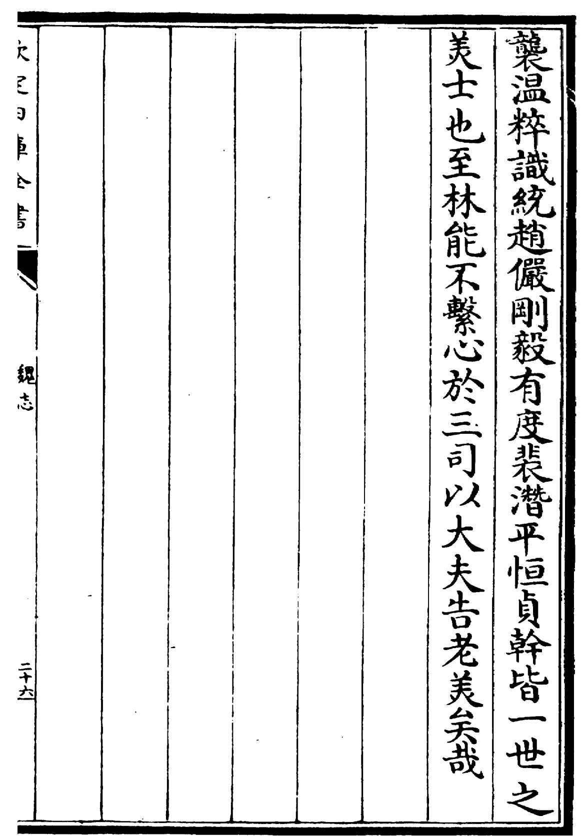
嚴幹字公仲李義字孝懿皆馮翊東縣人也馮翊東縣舊無冠族故二人並單家其器性皆重厚當中平末同年二十餘幹好擊劒義好辦護喪事馮翊甲族桓田吉郭及故侍中鄭文信等頗以其各有器實共紀識之會三輔亂人多流宕而幹義不去與諸知故相浮沉採樵自活逮建安初關中始開詔分馮翊西數縣為左内史郡治高陵以東數縣為本郡治臨晉義於縣分當西屬義謂幹曰西縣兒曹不可與爭坐席今當共作方牀耳遂相附結皆仕東郡為右職司隸辟幹不至歲終郡舉幹孝廉義上計掾義留京師為平陵令遷冗從僕射遂歷顯職建魏封十郡請義以為軍祭酒又為魏尚書左僕射及文帝即位拜諫議大夫執金吾衛尉卒官義子豐字宣國見夏侯玄傳幹以孝廉拜蒲阪令病去官復舉至孝為公車司馬令為州所請詔拜議郎還參州事會以建策捕高幹又追錄前討郭援功封武鄉侯遷弘

農太守及馬超反幹郡近超民人分散超破為漢陽太守遷益州刺史以道不通黄初中轉為五官中郎將明帝時遷永安太僕數歲卒始李義以直道推誠於人故于時陳羣等與之齊好雖無他材力而終仕進不頓躓幹從破亂之後更折節學問特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大官而謂公羊為賣餅家故素與幹共辨析長短繇為人機捷善持論而幹訥口臨時屈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高竟為左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為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韓宣字景然渤海人也為人短小建安中丞相召置軍謀掾冗散在鄴嘗於鄴出入宫於東掖門内與臨菑侯植相遇時天新雨地有泥潦宣欲避之閡潦不得去乃以扇自障住於道邊植嫌宣既不去又不為禮乃駐車使其常從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又問曰應得唐突列侯否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于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為下土諸侯禮也植又曰即如所言為人父吏見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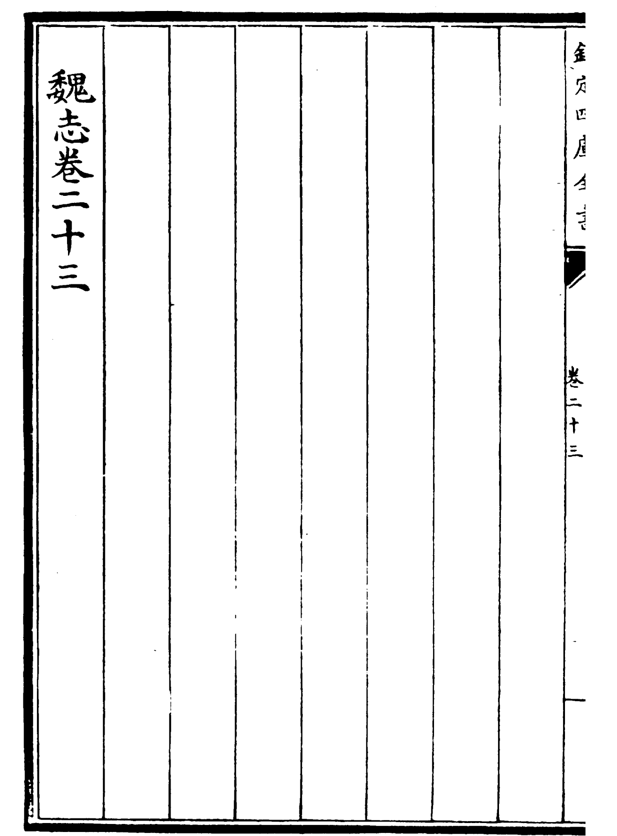
子應有禮否宣又曰於禮臣子一例也而宣年又長植知其枝柱難窮乃釋去具為太子言以為辯黃初中為尚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於殿前已縛束杖未行文帝輦過問此為誰左右對曰尚書郎渤海韓宣也帝追念前臨菑侯所說乃寤曰是子建所道韓宣邪特原之遂解其縛時天大寒宣前以當受杖豫脫袴纏褌面縛及其原褌帶不下乃趨而去帝目而送之笑曰此家有膽諦之士也後出為清河東郡太守明帝時為尚書大鴻臚數歲卒宣前後當官在能否之間然善以己恕人始南陽韓曁以宿德在宣前為大鴻臚曁為人賢及宣在後亦稱職故鴻臚中為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案本志宣名都不見惟魏略有此傳而世語列於名臣之流黃朗字文達沛郡人也為人弘通有性實父為本縣卒朗感其如此抗志遊學由是為方國及其郡士大夫所禮異特與東平右姓王惠陽為碩交惠陽親拜朗母於林下朗始仕黃初中為長吏遷長安令

會喪母不赴復為魏令遷襄城典農中郎將涿郡太守以明帝時疾病卒始朗為君長自以父故常忌不呼鈴下伍伯而呼其姓字至於忿怒亦終不言朗既仕至二千石而惠陽亦歷長安令酒泉太守故時人謂惠陽外似麤疏而内堅密能不顧朗之本末事朗母如己母為通度也魚豢曰世稱君子之德其猶龍乎葢以其善變也昔長安市儈有劉仲始者一為市吏所辱乃感激蹋其尺折之遂行學問經明行脩流名海内後以有道徵不肯就衆人歸其高余以為前世偶有此耳而今徐嚴復參之若皆非似龍之志也其何能至於此哉李推至道張工度主幹見識異黄能拔萃各著根於石上而垂陰乎千里亦未為易也游翁慷慨展布腹心全軀保郡見延帝王又放陸生優游宴戲亦一賢也梁趙及裴雖張楊不足至於檢己老而益明亦難能也

評曰和洽清和幹理常林素業純固楊俊人倫行義杜



襲溫粹識統趙儼剛毅有度裴潛平恒貞幹皆一世之美士也至林能不繫心於三司以大夫告老美矣哉



魏志卷二十三

魏志卷二十三考證

和洽洽獨以冀州土平兵彊○毛本兵彊作民彊

必有讒慝間其中者○毛本無必字

太祖定荆州○定監本訛作奪今改正

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冊府作不可以一節論也

所謂悅武無震古人之誡也○悅武冊府作玩武臣照按國語云武不可覿文不可匿覿武無震匿文不祥

此必引此語自當作覲悅玩二字俱非

明帝時為尚書注名李叔才鄉閭之間○叔宋本作淑

又注莫不賴劭顧歎之榮○毛本作顧探

又注劭宗人許栩沉没榮利致位司徒○何焯曰按後漢書言劭從祖敬敬子訓訓子相並為三公相以能諂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數遣請劭劭惡其薄行終不候之栩疑相之誤也靈帝初為三公者亦有許栩史不詳其何所人建寧元年由大鴻臚為司空

二年免時許訓為司徒四年訓免橋玄代之是年㭊

代玄為司徒名輩在子將之前蓋先賢傳失之也

常林旹弟靜紹封注末是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

論也○是册府作臻

又注於叙人才不能寬○太平御覽作至於叙人才

不能寬大

杜襲彊識博聞○元本彊上有粱字

嘗獨見至於夜半○元本嘗上多一襲字

時将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此非南陽許攸也太平御覽作許遊

增邑三百户○毛本無户字

趙儼太祖遣将軍劉柱将二千人當須到乃發遣○二千人下通鑑有往字

舊兵既少東兵未到○東兵監本誤策兵今改正

如有緩救之戮余為諸軍當之○諸軍通鑑作諸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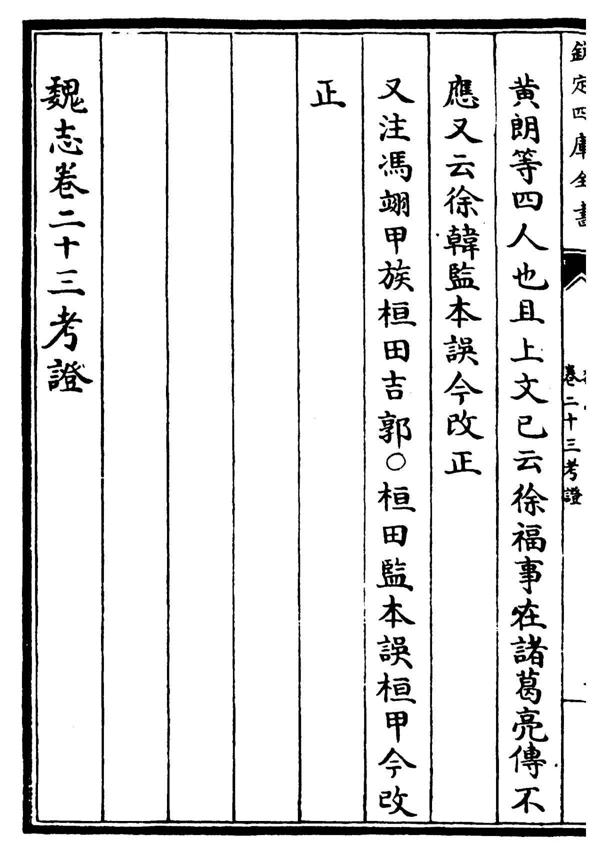
便作地道箭飛書與仁○箭字上太平御覽多射字

孫權寇邉征東大將軍曹休統五州軍禦之○監本作曹仁臣明楷按曹休傳云帝征孫權以休為征東大將軍仁未嘗為征東也監本誤今改正

轉大司馬軍師入為大司農○大司馬監本訛作大司農今改正

裴潛謚曰貞侯注潛為人材博有雅要容○要字疑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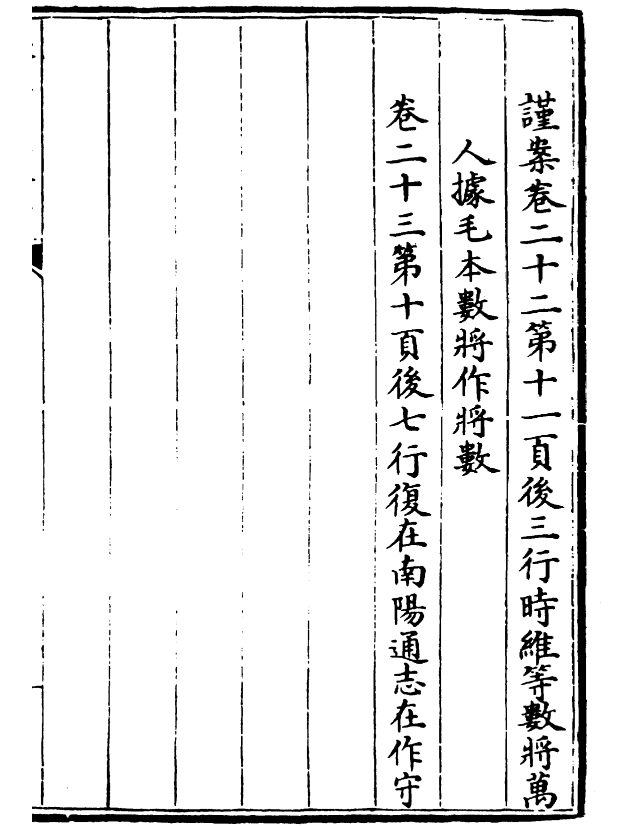
咸熙中為尚書僕射注餘幹等四人載之於後○監本作徐韓等四人臣明楷按此即指下嚴幹李義韓宣



黄朗等四人也且上文已云徐福事在諸葛亮傳不應又云徐韓監本誤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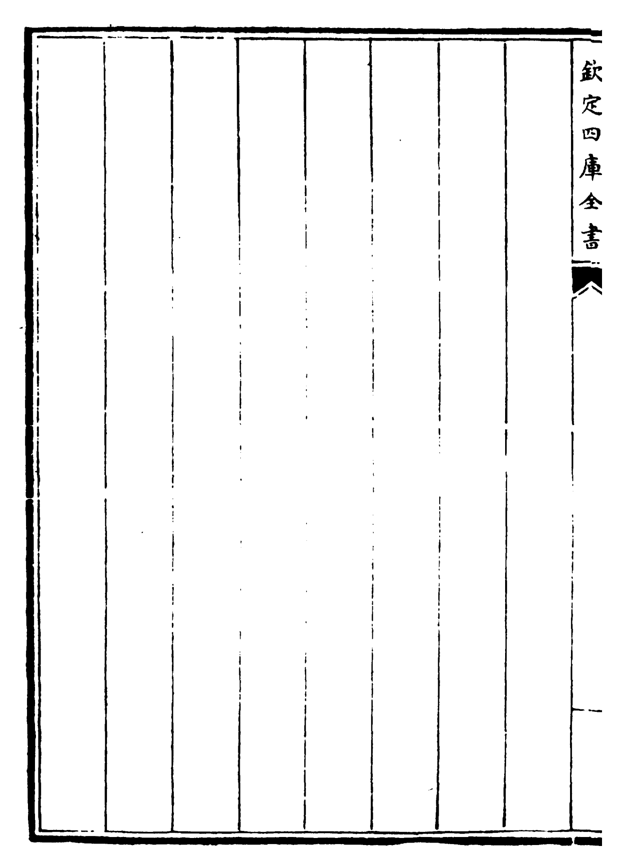
又注馮翊甲族桓田吉郭○桓田監本誤桓甲今改正

魏志卷二十三考證



謹案卷二十二第十一頁後三行時維等數將萬人據毛本數將作將數

卷二十三第十頁後七行復在南陽通志在作守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王　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魏志卷二十四 五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魏志卷二十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韓暨　崔林　高柔　孫禮　王觀

韓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也楚國先賢傳曰暨韓王信之後祖術河東太守父純南郡太守同縣豪右陳茂譛暨父兄幾致大辟暨陽不以為言庸賃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呼尋禽茂以首祭父墓由

是顯名舉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變名姓隱居避亂魯陽山中山民合黨欲行寇掠暨散家財以供牛酒請其渠帥為陳安危山民化之終不為害避袁術命名徙居山都之山荆州牧劉表禮辟遂遁逃南居孱陵界所在見敬愛而表深恨之暨懼應命除宜城長太祖平荆州辟為丞相士曹屬後遷樂陵太守徙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蒲拜反為排以吹炭每一熟石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為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在職七

年器用克實制書褒歎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文帝踐阼封宜城亭侯黄初七年遷太常進封南鄉亭侯邑二百户時新都洛陽制度未備而宗廟主祏祏音石春秋傳曰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注曰宗廟所以藏主石室者皆在鄴都暨奏請迎鄴四廟神主建立洛陽廟四時蒸嘗親奉粢盛崇明正禮廢去淫祀多所匡正在官八年以疾遜位景初二年春詔曰太中大夫韓暨澡身浴德志節高絜年踰八十守道彌固可謂純篤老而益劭者也其以暨為司徒夏四月薨遺

令歛以時服葬為土藏謚曰恭侯楚國先賢傳曰暨臨終遺書曰夫俗奢者示之以儉儉則節之以禮歷見前代送終過制失之甚矣若爾曹敬聽吾言歛以時服葬以土藏穿畢便葬送以瓦器慎勿有增益又上疏曰生有益於民死猶不害於民況臣備位台司在職日淺未能宣揚聖德以廣益黎庶寢疾彌留奄即幽冥方今百姓農務不宜勞役乞不令洛陽吏民供設喪具懼國典有常使臣私願不得展從謹冒以聞惟蒙哀許帝得表嗟歎乃詔曰故司徒韓暨積德履行忠以立朝至於黃髮直亮不虧既登三事望獲毗輔之助如何奄忽天命不永曾參臨沒易簀以禮晏嬰尚儉遣車降制今司徒知命遺言卹民必欲崇約可謂善始令終者也其喪禮所設皆如故事勿有所闕特賜溫明祕器衣一稱五時朝服玉具劍佩子肇嗣肇薨子邦嗣楚國先賢傳曰邦字長林少有才學晉武帝時為野王令有稱績為新城

太守坐舉野王故吏為新城計吏武帝大怒遂殺邦暨次子繇高陽太守繇子洪侍御史洪子壽字德貞晉諸公贊曰自暨已下世治素業壽能敦尚家風性尤忠厚早歷清職惠帝踐阼為散騎常侍遷守河南尹病卒贈驃騎將軍壽妻賈充女充無後以壽子謐為嗣弱冠為秘書監侍中性驕佚而才出衆少子蔚亦有器望並為趙王倫所誅韓氏遂滅

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時晚成宗族莫知惟從兄琰異之太祖定冀州召除鄔長貧無車馬單步之官太祖征壺關問長吏德政最者幷州刺史張陟以林對於是擢為冀州主簿徙署别駕丞相掾屬魏國既建

稍遷御史中丞文帝踐阼拜尚書出為幽州刺史北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别駕曰吳中郎將上所親重國之貴臣也杖節統事州郡莫不奉牋致敬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若以邊塞不脩斬卿使君寧能護卿邪别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脫屣寧當相累邪此州與胡虜接宜鎮之以靜擾之則動其逆心特為國家生北顧憂以此為寄在官一期寇竊寢息案王氏譜雄字元伯太保祥之宗也魏名臣表載安定太守孟達薦雄曰臣聞明君以求賢為

業忠臣以進善為效故易稱拔茅連茹傳曰舉爾所知臣不自量竊慕其義臣昔以人乏謬充備部職時涿郡太守王雄為西部從事與臣同僚雄天性良固果而有謀歷試三縣政成人和及在近職奉宣威恩懷柔有術清慎持法臣往年出使經過雄郡自說特受陛下拔擢之恩常勵節精心思投命為効言辭激揚情趣欵惻臣雖愚闇不識真偽以謂雄才兼資文武忠烈之性踰越倫輩今涿郡領户三千孤寡之家參居其半北有守兵藩衛之固誠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幹也臣受恩深厚無以報國不勝慺慺淺見之情謹冒陳聞詔曰昔蕭何薦韓信鄧禹進吳漢惟賢知賢也雄有膽智技能文武之姿吾宿知之今便以參散騎之選方使少在吾門下知指歸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騎然後出據州郡是吾本意也雄後為幽州刺史子渾涼州刺史次乂平北將軍司徒安豐侯戎渾之子太尉武陵侯衍荆州刺史澄皆乂之子

猶以不事上

司左遷河間太守清論多為林怨也魏名臣奏載侍中辛毗奏曰昔桓階為尚書令以崔林非尚書才遷以為河間太守與此傳不同遷大鴻臚龜茲王遣侍子來朝朝廷嘉其遠至襃賞其王甚厚餘國各遣子來朝間使連屬林恐所遣或非真的權取疏屬賈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綬而道路護送所損滋多勞所養之民資無益之事為夷狄所笑此曩時之所患也乃移書燉煌喻指并錄前世待遇諸國豐約故事使有恒常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轉光禄勳司隸校尉屬郡皆罷非法除

過員吏林爲政推誠簡存大體是以去後每輒見思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論制下百僚林議曰案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遲此即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備之以科條申之以內外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臯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五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亂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隨宜設辟以遺來

今不患不法古也以為今之制度不為踈闊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能任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景初元年司徒司空並缺散騎侍郎孟康薦林曰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正本德杖義之士足為海內所師表者竊見司隸校尉崔林稟自然之正性體高雅之弘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人忠直不回則史魚之儔清儉守約則季文之匹也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及為外司萬里肅齊誠台輔之妙器袞職之良才

也後年遂為司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户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臣松之以為漢封丞相邑為荀悅所譏魏封三公其失同也頃之又進封安陽鄉侯魯相上言漢舊立孔子廟襃成侯歲時奉祠辟雍行禮必祭先師王家出穀春秋祭祀今宗聖侯奉嗣未有命祭之禮宜給牲牢長吏奉祀尊為貴神制三府議博士傳祗以春秋傳言立在祀典則孔子是也宗聖適足繼絕世章盛德耳至於顯立言崇明德則宜如魯相所上林議以為宗聖侯亦以王命祀不為未有命

也周武王封黄帝堯舜之後及立三恪禹湯之世不列于時復特命他官祭也今周公已上達於三皇忽焉不祀而其禮經亦存其言今獨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以大夫之後特受無疆之祀禮過古帝義踰湯武可謂崇明報德矣無復重祀於非族也臣松之以為孟軻稱宰我之辭曰以予觀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又曰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斯非通賢之格言商較之定準乎雖妙極則同萬聖猶一然淳薄異時質文殊用或當時則榮沒則已焉是以遺風所被實有深淺若乃經緯天人立言垂制百王莫之能違彝倫資之以立誠一人而已耳周監二代斯文為盛然於六經之道未能及其精致加以聖賢不興曠年

五百道化陵夷憲章殆滅若使時無孔門則周典幾乎息矣夫能光明先王之道以成萬世之功齊天地之無窮等日月之久照豈不有踰於羣聖哉林曾無史遷洞想之誠梅真慷慨之志而守其蓬心以塞明義可謂多見其不知量也明帝又分林邑封一子列侯正始五年薨謚曰孝侯子述嗣晉諸公贊曰述弟隨晉尚書僕射為人亮濟趙王倫篡位隨與其事倫敗隨亦廢錮而卒林孫瑋性率而踈至太子右衛率也初林識拔同郡王經於民伍之中卒為名士世以此稱之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也父靖為蜀郡都尉陳留耆舊傳曰靖高祖父固不仕王莽世為淮陽太守所害以烈節垂名固子慎字孝甫敦學少華有沈深之量撫育孤兄子五人恩義甚篤琅邪相何英嘉其行履以女妻焉英即車騎將軍熙之父也慎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家草屋

蓬户甕盂無儲其妻謂之曰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能不少為儲畜以遺子孫乎慎曰我以勤身清名為之基以二千石遺之不亦可乎子式至孝常盡力供養永初中螟蝗為害獨不食式麥圉令周疆以表州郡太守楊舜舉式孝子讓不行後以孝廉為郎次子昌昌弟暘並為刺史郡守式子弘孝廉弘生靖

柔留鄉里謂邑中曰今者英雄並起陳留四戰之地也曹將軍雖據兗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府君先得志於陳留吾恐變乘間作也欲與諸君避之衆人皆以張邈與太祖善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幹袁紹甥也謝承漢書曰幹字元才才志弘邈文武秀出父躬蜀郡太守祖賜司隸校尉案陳留耆舊傳及謝承

書幹應為桑從乂非從凡也未知何者為誤在河北呼桑桑舉宗從之會靖卒於西州時道路艱澁兵寇縱橫而桑冒艱險詣蜀迎喪辛苦荼毒無所不嘗三年乃還太祖平袁氏以桑為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姧吏數人皆自引去桑敎曰昔邴吉臨政吏嘗有非猶尚容之況此諸吏於吾未有失乎其召復之咸還皆自勵咸為佳吏高幹既降頃之以并州叛桑自歸太祖太祖欲因事誅之以為刺姧令史處法允當獄無留滯辟為丞相倉曹屬魏氏春秋曰桑既處法平允又夙夜

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太祖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柔哀之徐解裘覆柔而去自是辟焉太祖欲遣鍾繇等討張魯柔諫以為今猥遣大兵西有韓遂馬超謂為已舉將相扇動作逆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茍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繇入關遂超等果反魏國初建為尚書郎轉拜丞相理曹掾令曰夫治定之化以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是以舜流四凶族臯陶作士漢祖除秦苛法蕭何定律掾清識年當明于憲典勉恤之哉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

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
者奏盡殺之柔啓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
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
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絶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
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
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
太祖曰善即止不殺金母弟蒙活者甚衆遷為潁川太
守復還為法曹掾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

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姦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文帝踐阼以柔為治書侍御史賜爵關内侯轉加治書執法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相

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姦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為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即從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於是遂絶校事劉慈等自黃初初數年之間舉吏民姦罪以萬數柔皆請懲虛實其餘小小挂法者不過罰金四年遷為廷尉魏初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

輔弼興治成湯仗阿衡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力逮至漢
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勲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
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
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
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
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
及刑獄[illegible]宜數[illegible]日又可
特延入[illegible]大化

帝嘉納焉帝以宿嫌欲枉法誅治書執法鮑勛而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遂召柔詣臺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考竟勛勛死乃遣柔還寺明帝即位封柔延壽亭侯時博士執經柔上疏曰臣聞遵道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明義昔漢末陵遲禮樂崩壞雄戰虎爭以戰陣為務遂使儒林之羣幽隱而不顯太祖初興愍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教學之官高祖即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

教親俎豆之禮焉陛下臨政允迪叡哲敷弘大猷光濟先軌雖夏啓之承基周成之繼業誠無以加也然今博士皆經明行脩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惺非所以崇顯儒術帥勵怠惰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鋭精漢隆卓茂搢紳競慕臣以為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illegible]崇進敎以勸學者於從為[illegible]帝紀之後大興殿舍而姬妾役廣宮又尤盛後宮後宮皇子連夭繼嗣未

育柔上疏曰二虜狡猾潛自講肄謀動干戈未圖束手宜畜農將士繕治甲兵以逸待之而頃興造殿舍上下勞擾若使吳蜀知人虛實通謀幷勢復俱送死甚不易也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乞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昔軒轅以二十五子傳祚彌遠周室以姬國四十歷年滋多陛下聰達

窮理盡性而頃皇子連多夭逝熊羆之祥又未感應羣下之心莫不悒戚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以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内宫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静為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帝報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輒克昌言他復以聞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内射兎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槩表請告者

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為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時制吏遭大喪者百日後皆給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喪後有軍事受敕當行以疾病為辭詔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毀邪促收考竟柔見弘信甚羸劣奏陳其事宜加寛貸帝乃詔曰孝哉弘也其原之初公孫淵兄晃為叔父恭任内

侍先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

殺之㬎上疏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

之明典也晃及妻子叛逆之類誠應梟縣勿使遺育而

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為凶族原心可恕夫

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在昔之美義也

臣以為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

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

或疑此舉也帝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賜

以棺衣殯斂於宅

孫盛曰聞五帝無誥誓之文三王無盟祝之事然則盟誓之文始自三季質任之作起於周微夫貞夫之一則天地可動機心內萌則鷗鳥不下況信不足焉而祈物之必附猜生於我而望彼之必懷何異挾氷求溫抱炭希涼者哉且夫要功之倫陵肆之類莫不背情任計昧利忘親縱懷慈孝之愛或慮傾身之禍是以周鄭交惡漢高請羹隗囂捐子馬超背父其為酷忍如此之極也安在其因質委誠取任永固哉世主若能遠覽先王閑邪之至道近鑒狡肆狗利之凶心勝之以解網之仁致之以來蘇之惠懼之以雷霆之威潤之以時雨之施則不恭可欽衽於一朝梟哮可屈膝於象魏矣何必抱厥親以來其情通所愛以制其命乎茍不能然而仗夫計術籠之以權數檢之以一切雖覽一室而庶徵於四海法生鄙局冀或半之暫益自不得不有不忍之刑以遂孥戮之罰亦猶瀆盟由乎一人而云俾墜其師無克遺育之言耳豈得復

引四罪不及之典司馬牛獲宥之義乎假令任者皆不保其父兄輒有二三之言曲哀其意而悉活之則長人子危親自存之悖子弟雖質必無刑戮之憂父兄雖逆終無勦絶之慮柔不究明此術非盛王之道豈開張遠義觸此近制而陳法内之刑以申一人之命可謂心存小善非王者之體古者殺人之中又有仁焉刑之於獄未為失也臣松之以為辨章事理貴得當時之宜無為虚唱大言而終歸無用浮誕之論不切於實猶若畫螭魅之象而躓於犬馬之形也質任之興非防近世況三方鼎峙遼東偏遠羈其親屬以防未然不為非矣柔謂晃有先言之善宜蒙原心之宥而盛責柔不能開張遠理觸此近制不達此言竟為何謂若云猜防為非質任宜廢是謂應大明先王之道不預任者生死也晃之為任歷年已久豈得於殺活之際方論至理之本是何異叢棘既繫事須判決空論刑措之美無閒當不之實哉其為迂闊亦已甚矣漢高事窮理迫權以濟親而總之

酷恐之科既已大有所誣且自古以來未有子弟妄告父兄以圖全身者自存之悖未之或聞兄以兄告弟而其事果驗謂兄應殺將以遏防若言之亦死不言亦死豈不枉歸善之心失正刑之中哉若趙括之母以先請獲免鍾會之兄以密言全子古今此比蓋為不少晃之前言事同斯例而獨遇否閑良可哀哉

是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上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為務儉用為資夫農廣則穀積用儉則財畜畜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為之饑一婦不織或為之寒中間已來百姓供給衆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羣

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為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畧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穡之艱難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衆庶永濟莫不悅豫矣魏名臣奏載柔上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不早取此鹿者誠欲使極蓄息然後大取以為軍國之用然臣竊以為今鹿但有日耗終無從得多也何以知之今禁地廣輪且千餘里臣下計無慮其中有虎大小六百頭狼有五百頭狐萬頭使大虎一頭三日食一鹿一虎一歲百二十鹿

是為六百頭虎一歲食七萬二千頭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為五百頭狼一歲共食萬八千頭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間是為萬狐一月共食鹿子三萬頭也大凡一歲所食十二萬頭其鵰鶚所害臣置不計以此推之終無從得多不如早取之為便也頃之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為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讎乎對曰

夫良善與人無讐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邪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為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為戒在官二十三年

轉為太常旬日遷司空後徙司徒太傅司馬宣王奏免曹爽皇太后詔召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傅謂柔曰君為周勃矣爽誅進封萬歲鄉侯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安國侯轉為太尉常道鄉公即位增邑并前四千前後封二子亭侯景元四年年九十薨謚曰元侯孫渾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柔等著勳前朝改封渾昌陸子

晉諸公贊曰柔長子儁大將軍掾次誕歷三州刺史太僕誕放率不倫而決烈過人次光字宣茂少習家業明練法理晉武帝世為黃沙御史與中丞同遷守廷尉後即真光誕與光異操謂光小節常輕侮之而光事誕愈

謹終於尚書
令追贈司空

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也太祖平幽州召為司空軍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既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奸主簿温恢恢嘉之具白太祖各減死一等後除河間郡丞稍遷熒陽都尉魯山中賊數百人保固險阻為民作害乃徙禮為魯相禮至官出俸穀發吏民募首級招納降附使還為間應時平

泰歷山陽平原平昌琅琊太守從大司馬曹休征吳於夾石口禮諫以為不可深入不從而敗遷陽平太守入為尚書明帝方脩宮室而節氣不和天下少穀禮固爭罷役詔曰敬納讜言促遣民作時李惠監作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奇其意而不責也帝獵於大石山虎趨乘輿禮投鞭下馬欲奮劒斫虎詔令禮上馬明帝於臨崩之時以曹爽為大將軍宜得良佐於牀下受遺詔拜禮大將軍長史加散

騎常侍禮亮直不撓爽弗便也以為揚州刺史加伏波將軍賜爵關内侯吴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侵寇時州兵休使在者無幾禮躬勒衛兵禦之戰於芍陂自旦及暮將士死傷過半禮犯蹈白刃馬被數創手秉枹鼓奮不顧身賊衆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匹禮為死事者設祀哭臨哀號發心皆以絹付亡者家無以入身徵拜少府出為荆州刺史遷冀州牧太傅司馬宣王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之虞芮待文

王而了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為驗聽者以先老為正而老者不可加以槓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徙避仇讐如今所聞雖臯陶猶將為難若欲使必也無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昔成王以桐葉戲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在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州乎宣王曰是也當别下圖禮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書云圖不可用當參異同禮上疏曰管仲霸者之佐其器又小

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没齒無怨言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驗地著之界界實以王翁河為限而鄃以馬丹候為驗詐以鳴犢河為界假虚訟訴疑誤臺閣竊聞衆口鑠金浮石沉木三人成市虎慈母投其杼今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得尋案擿校也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隄爵隄在高唐西南所爭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謂長歎息流涕者也案解與圖奏而鄃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

何顏尸祿素餐輒束帶著履駕車待放爽見禮奏大怒
劾禮怨望結刑五歲在家期年衆人多以為言除城門
校尉時匈奴主劉靖部衆彊盛而鮮卑數寇邊乃以禮
為并州刺史加振武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往見
太傅司馬宣王有忿色而無言宣王曰卿得并州少邪
恚理分界失分乎今當遠別何不懽也禮曰何明公言
之乖細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為意邪本謂明公
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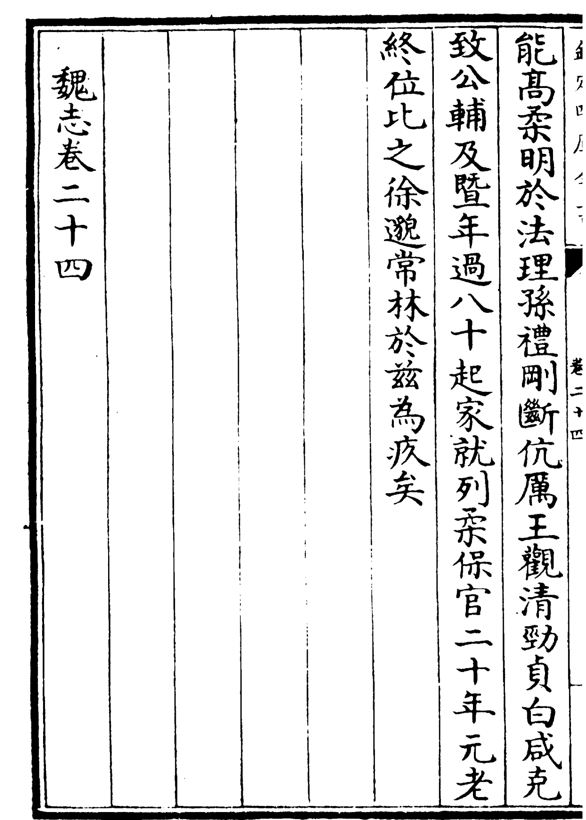
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横流
宣王曰且止忍不可忍爽誅後入為司隷校尉凡臨七
郡五州皆有威信遷司空封大利亭侯邑一百户禮與
盧毓同郡時輩而情好不睦為人雖互有長短然名位
畧齊云嘉平二年薨謚曰景侯孫元嗣
王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也少孤貧厲志太祖召為丞
相文學掾出為髙唐陽泉酇任令所在稱治文帝踐阼
入為尚書郎廷尉監出為南陽涿郡太守涿北接鮮卑

數有寇盜觀令邊民十家已上屯居棊京候時或有不願者觀乃假遣朝吏使歸助子弟不與期會但勑事訖各還於是吏民相率不督自勸旬日之中一時俱成守禦有備寇鈔以息明帝即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為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為中平觀教曰此郡濵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為劇邪主者曰若郡為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為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為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遂言為

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心如此觀治身清素帥下以儉僚屬承風莫不自勵明帝幸許昌召觀為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有倉卒喜怒而觀不阿意順指太尉司馬宣王請觀為從事中郎遷為尚書出為河南尹徙少府大將軍曹爽使材官張達斫家屋材及諸私用之物觀聞知皆錄奪以没官少府統三尚方御府内藏玩弄之寶爽等奢放多有干求憚觀守法乃徙為太僕司馬宣王誅爽使觀行中領

軍據爽弟羲督賜爵關内侯復為尚書加駙馬都尉高貴鄉公即位封中鄉亭侯頃之加光祿大夫轉為右僕射常道鄉公即位進封陽鄉侯增邑千户并前二千五百户遷司空固辭不許遣使即第拜授就官數日上送印綬輒自輿歸里舍薨于家遺令藏足容棺不設明器不封不樹謚曰肅侯子悝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觀著勲前朝改封悝膠東子

評曰韓曁處以静居行化出以任職流稱崔林簡樸知



能髙柔明於法理孫禮剛斷伉厲王觀清勁貞白咸克致公輔及暨年過八十起家就列柔保官二十年元老終位比之徐邈常林於玆為疾矣

魏志卷二十四

魏志卷二十四考證

韓曁在職七年○太平御覽作一年

崔林冠𥨸寢息注安定太守孟達○臣浩按此與蜀降人為新城太守者同名姓

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州郡監本訛作州部今改正

子述嗣注隨與其事○監本訛作共事今改正

高柔舉吏民奸罪以萬數柔皆請懲虛實○宋本作舉吏奸罪無民字

乞罷作者使得就農○乞監本訛作訖今改正

常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太平御覽作久求不得多久字

孫禮明帝方脩宮室而節氣不和○宮室太平御覽作臺省

禮固爭罷役○太平御覽作禮固爭因罷役

魏志卷二十四考證